

尤袤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吗

丨 吴歌 文 |

尤袤是无锡历史上文名最盛的文化人物之一。他的万卷楼和遂初堂，他的“南宋中兴四大诗人”名号，以及对他诗名的质疑，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热点。一向以来，却少见无锡学者对他的研究和讲述，本文略述对他藏书楼和诗名的看法。

上篇： 万卷楼及遂初堂在何处

惠山的天下第二泉旁侧有万卷楼，依山而建于绿树浓荫之间，是个喝茶的雅地。

尤袤是南宋高宗、孝宗、光宗三朝老臣，官至礼部尚书，谥为文简公。他是位大藏书家，遂初堂里藏了三万多卷书籍，又名万卷楼。不过，惠山二泉的这个万卷楼，并非尤袤藏书的遂初堂，而是尤氏后人为老祖宗造的“尤文简公祠”，当然已非原建，早已经过了多次修缮改造。现在门楣上高悬“万卷楼”匾额，大堂里挂着“遂初堂”匾额。此处从前开过美食店，卖惠山油酥饼，还开过旅游纪念品商店，市声喧嚣，几近集市。后来改成茶馆，就显出了几分古雅。

从万卷楼往南，沿山径步行不远，有锡麓书堂遗迹，又有遂初书院，据说这是尤袤读书地所在。据乾隆《无锡县志》卷十四引《慧山记》：“遂初书院在读书台左，始于袤从祖文献公辉，名依山亭，文简公取孙兴公《遂初赋》义以名，宋崇陵为御书‘遂初’以赐。”这段记载认为书堂早已有建，传自祖辈，尤袤仅改去原名为“遂初”。从祖，即祖父的兄弟，伯祖父或叔祖父。文献公尤辉是宋哲宗绍圣元年进士，历任礼部员外郎、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、兵部尚书、知枢密院事、以观文殿大学士兼建康府知府。

其中所言读书台即唐相李绅的读书处，元代《无锡县志》说：“李相书堂在惠山，小径萦纡，有堂三楹，中绘唐李绅像。绅未遇时，常读书惠山。”王永积《锡山景物略》说：“久已湮没。万历间谈修立石，重镌‘李丞相读书台’六字，在听松庵右。”

光绪《无锡金匱县志》说得比较详细：“锡麓书堂在秦皇坞，介锡惠两山之间，宋尤文简袤读书地……又遂初书院，初名依山亭，袤取孙兴公《遂初赋》义，以名。宋崇陵为御书‘遂初’二字以赐。中藏书三万卷，相传公退手抄，与其子弟及女婢计日分抄者，咸聚焉。后毁于火。”这是把读书处、锡麓书堂和遂初书院合二为一了。

但根据这些无锡方志，似乎万卷楼另在别处。王永积《锡山景物略》

卷四“东溪居”称：“尤文简藏书之富，素甲天下，于溪西置万卷楼。”乾隆《无锡县志》卷四先说，“乐溪在西郊梁溪之下，袤未筑遂初堂，居束带河”，又说“乐溪”中有万卷楼、畅阁、来朱亭、二友斋。这两处所言之“溪”即梁溪，乐溪是尤袤在梁溪河西所筑庄园，按此记载，万卷楼就在乐溪居中。光绪《无锡金匱县志》亦说：“又有乐溪居，在西郊梁溪之上。后有高冈，眺望最得溪山胜概，题曰乐溪。故所著有《乐溪集》者五十卷。中有万卷楼、畅阁、来朱亭、二友斋，来朱者，曾与考亭讲道于此，后人因图其像于壁，二友则陈亮杨万里也。”考亭指南宋大儒朱熹，人称紫阳先生、考亭先生，素与尤袤交好。此三本均说乐溪居中有万卷楼而不提遂初堂，可见，这些方志史料的记载者是把二者分开的。

分析这些资料，也容易理解钱基博在《拓建尤文简公祠记》中所表达的意思了，他说，二泉旁所建“皆为文简公之所旧有，久而失其址，兹葺建之于此，以无忘其旧者也”。“旧有”，是指万卷楼和遂初堂都是尤袤原有的，钱先生熟知这些资料所言内容，亦知道《尤氏宗谱》有记：尤袤“辟书堂于锡山之麓，久之楼火，书焚其半，仅存书目”，所以才说“久而失其址”，因为无法确定，二泉旁的这座万卷楼及遂初堂，只是一个“葺建”而成的纪念性建筑物。

我却觉得尤袤的藏书楼不会在惠山，而是在乐溪居，且万卷楼与遂初堂是同一建筑，万卷楼是藏书之楼名，遂初堂是藏书主人自题书房之堂号，就如我的朋友自题堂号为“虑得居”。陆游曾有诗说：“遂初筑堂今几时，年年说归真将归。异书名刻堆满屋，欠身欲起遭书围。”陆诗说，遂初堂里堆满了书，伸展一下身体站起来，都被书围着。杨万里有《跋尤延之左司所藏光尧御书歌》，末四句说：“太史结庐伴鸥鹭，锡山山下荆溪渡。红光紫气上烛天，个是深藏宝书处。”说的就是尤袤的藏书楼，杨万里是去过的，知道是在锡山之下的梁溪河畔。无锡第一位状元蒋重珍被传说为尤袤的学生，写有《乐溪居万卷楼》三首，其一曰：“小艇溪边月，来寻万卷楼。遂初读书处，鹤去白云留。”蒋重珍这次访问离尤袤的年代不远，他在诗题中明确了万卷楼就在乐溪居，而且就是遂初堂读书处。

尤袤自有《落梅》诗曰：“梁溪西畔小桥东，落月纷纷水映红。”诗句所写是乐溪居梅花季的情景，地址方位非常明确。按《万柳溪边旧话》记载：“文简公致政归，不居许舍山，专居东带河大第，数步即出西关渡梁溪，因造圃梁溪之上，后有高冈眺望。沿溪左种梅、右种海棠，各数百树。”作者尤玘是尤氏族人，在元朝为官，其所记“造圃梁溪之上”即为乐溪居，可与蒋重珍诗互为印证。

下篇： 位列四大诗人是否浪得虚名

万卷楼和遂初堂藏书之丰，是尤袤的重要文化身份之一，所以说尤袤必须先说万卷楼和遂初堂。他不仅是一个藏书大家，更是一个版本目录学家、文选学家。

尤袤酷爱读书、抄书，搜求天下典籍，不遗余力。“遂初堂”藏书，据《遂初堂书目》著录为三千三百三十二种，三万余卷。南宋历史学家、他的好友李焘说：“延之于书靡不观，观书靡不记。每公退，则闭户谢客，日记手抄若干古书。其弟子及诸女亦抄书。一日谓予曰：‘吾所抄书，今若干卷，将汇而目之。饥读之以当肉，寒读之以当裘，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，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。’”（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，第 35 页）尤袤留下的尤刻本《昭明文选》是元、明、清三代 15 种《文选》李善注本的祖本，对后世的《文选》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。

尤袤更为重要的文化身份，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，与杨万里、范成大、陆游并列诗坛。但诸本大学所用《中国文学史》，却大多把尤袤看作四大诗人中的“名不副实”之一。

如游国恩等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，在第三册第五编《宋代文学》第五章《南宋前期文学》第四节《杨万里和范成大》中说：“杨万里、范成大、陆游和尤袤号称‘中兴四大诗人’。当时杨、陆的声名尤著。尤袤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，成就也不大高，不能算大诗人。”（游国恩等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年版）

而之前说过类似评介的是无锡人钱锺书。1958 年，钱锺书编选出版了《宋诗选注》，其中选入尤袤《淮民谣》一首，在评价尤袤时说：“他的诗集已经散失……他那些流传下来的诗都很平常。用的词藻往往滥俗，实在赶不上杨、陆、范的作品。”钱氏是当代文化大家，后来又参加社科院版《中国文学史》编写，负责唐宋部分章节，所以，游国恩和社科院的《中国文学史》对于尤袤的评介，都会受到他的影响。

南宋四大诗人的说法，由来已久，源自宋元时代，并非杜撰或奉承。杨万里最先把尤袤与萧德藻、陆游、范成大反复并称四诗翁，他在《进退格寄张功父、姜尧章》诗中说：“尤萧范陆四诗翁，此后谁当第一功。”在《谢张功父送近诗集》中提出“近代风骚四诗将”的概念，并自注“四诗将”为：范石湖、尤梁溪、萧千岩、陆放翁。杨万里还直接写诗点赞尤袤的诗作：“先生诵诗舌起雷，一字不似人间来。荆藤染出梅花赋，句似梅花花似句。”（《谢尤延之提举郎中自山间惠访长句》）

宋末元初，诗论家方回编选一部唐宋两代的五七言律诗选集《瀛奎律髓》，选收唐代诗人 180 余家，宋代诗人 190 余家，每首诗之后附以评语，有不少精妙见解，也保存了唐宋文人的遗闻轶事。方回在这本书中反复强调了四大诗人的提法，他说：“宋中兴以来，言治必曰乾淳，言诗必曰尤、杨、范、陆”“尤杨范陆特擅名天下……诚斋时出奇峭，放翁善为悲壮，公与石湖冠冕佩玉度骚婉雅，盖胸中贮万卷书，今古流动”。此“公”即指尤袤。方回是坚定地把尤袤与杨万



里、范成大、陆游并列的。

南宋中兴是指经过宋高宗一朝的艰辛坎坷，在宋孝宗乾道和淳熙年间，南宋出现了中兴，诗坛也逐渐走出江西诗派束缚，而追求自然清新的诗风，杨万里、范成大、陆游、尤袤就是期间的代表性诗人。据统计，方回在诗集中收入他们的诗作分别是：尤袤五言 6 首，七言 25 首；杨万里五言 6 首，七言 25 首；范成大五言 2 首，七言 26 首；陆游五言 56 首，七言 133 首。“中兴四大诗人”，除陆游诗作多选，杨万里、范成大、尤袤大体是势均力敌的。

《全宋诗》收录尤袤诗作 64 首，从题材可分为写景咏物诗、怀古诗、感怀诗、政治诗、赠别诗等几类，这是目前最完备的尤袤诗集。尤袤的《易帅守》《淮民谣》慨叹战火中民生艰辛，如《淮民谣》最后八句：“淮南丧乱后，安集亦未久。死者积如麻，生者能几口。荒村日西斜，破屋两三家。抚摩力不足，将奈此扰何。”既有杜甫的沉郁顿挫，亦有元白的乐府诗风。《雪》用白描手法描写雪景，引出其边兵之思，语言平淡自然，细细品味便觉蕴藉深厚：“睡觉不知雪，但惊窗户明。飞花厚一尺，和月照三更。草木浅深白，丘埋高下平。饥民莫咨怨，第一念边兵。”

据史料载，尤袤曾有《梁溪集》50 卷，可惜未及刊印即毁于兵火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梁溪遗稿提要》说：“则袤在当时，本与杨万里、陆游、范成大并驾齐驱。今三家之集皆有完本，而袤集独湮没不存。盖文章传不传，亦有幸不幸焉。然即今所存诸诗观之，残章断简，尚足与三家抗行。以少见珍，弥增宝惜，又乌可以残剩弃欤！”（永瑢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五九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）以四库书目提要编者所见，尤袤诗名并非虚名。

亦有学者质疑方回的“尤、杨、范、陆”排序，怀疑是以年龄或官职为序而非以诗品。其实，尤袤在四人中官职并非最高，年龄也不是最大，陆游最年长，其次是范成大，再是尤袤与杨万里同年。经考证，我以为是与科举有关，尤袤是绍兴十八年进士，杨万里、范成大是绍兴二十四年进士，陆游是绍兴三十二年进士，尤袤是四人中的前辈学长，这应该就是方回的排序依据了。

